

杜

臆

二

杜臆義

丙戌秋仲偶

小異閱稍有改補廿七日書

季冬又閱過既

均書

杜臆卷之三

8

洗兵馬

有補



一篇四轉韻一韻十二句、似排律自成一體而筆力矯健詞氣老蒼喜躍之象浮動筆墨間至德二載九月十月復兩京次年改元乾元十月郭子儀等渡河拔衛州此唐時所稱山東地而極於海岱皆是也衛州拔而安慶緒走鄴入城固守然有破竹之勢矣故云收山東下云收海岱實過情語也此時明皇還京幾一年矣而猶思仙仗過崆峒豈痛定思痛意耶復京

師後帝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而云餒肉葡萄
宮蓋爲朝廷諱故用漢元帝待單于事而且以
禽獸畜之此老杜春秋筆也 祿山反經三年
矣避仇離鄉者亦三年故云三年笛裏關山月
悲之心萬國兵前如風捲葉暗用草木皆兵風
聲雀唳事喜之也 帝還京在去年十月而云
青春冠冕入紫禁烟花繞言京城復見繁華非
必其時抑公爲華州掾嘗以事至東都或以春
時還經京師咏所目見者耶 上皇初還帝備
法駕迎之釋黃袍趨拜欲仍爲太子此時寧往

矣而猶曰鶴駕通宵。問寢龍樓。必謂既復位之
後。盡人子之禮。與太子時無異也。天下盡化
爲侯王。微有風刺。當時封爵太濫。甚至以官賞
功。給空名告身。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公
實痛之。故先言攀龍附鳳。明謂其憑藉寵靈。而
又以蒙帝力申言之。所謂君之制也。臣何力之
有焉。此公識大體處。非事外語也。人臣明此義。
雖功蓋天下而不驕矣。公極稱張鎬有扶顛
籌策語。而人疑之。余攷史至德二載四月。罷房
瑄而相鎬。至次年二月。因論史思明凶險不可

假威權又論許叔異多詐臨難必變上不喜且不事中要故罷相已而思明果反而叔異果降思明其料事之審如此至收服兩京俱在相鑄之日即宰相之功也蔡寬夫謂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功非見與兒童隣耶史思明安慶緒尚在故云青絲白馬復何有謂無能為耳注云祿山已平誤健兒歸莫懶速其成功也思婦愁夢從東山詩婦歎于室脫耒蓋以思家之至情動之欲其乘破竹之勢也

8 觀兵

回紇送壯士謂之貔虎見其非善物也前復兩
京回紇均多舊回無敵今不知若何恐其驕而
怠也如氣即安史輩註云吐蕃廣平王不在軍
而指為元帥夢弼之妄如此蓋兵多必須有帥
元帥當屬子儀乃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彫
戈之錫不至兵衆而無統御此公所深慮也慶
緒守鄴已為窮寇而思明尚尔跳梁先須討之
故云莫守鄴城而斬鯨遼海乃竟以思明之救
而九節度之師果潰註謂先討吐蕃真同說夢

此如詩之比固不必言最可傷在天機近人事一語福善禍淫自是天理然當小人之得志也天意亦若陰相之使有謀必遂有為必成即天機亦與人事同天道亦然人將安恃所以憂之深也 容易言不容易也

不見

太白之生一云隴西成紀人一云綿州彰明人不知誰是然彰明有匡山今云歸來而公嘗到綿則此詩當以到綿時作而太白以彰明人為是若匡廬雖有據而公未嘗到廬不當說歸來

也

新安吏

此詩爐錘之妙五首之最縣小無丁言無餘丁也此問吏語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此吏答語帖以昨夜下次早已點丁催行急之極也又謂中男絕短小安能守王城乎短小是不成丁者蓋長大者早已點行而陣忘矣又就短小中分出肥瘦有母無母有送無送此必真景而描寫到此何等細心此時瘦男哭肥男亦哭肥男之母同行同送者哭者衆宛若聲從山水

出而一哭水亦哭矣至暮則哭別者已分手去
矣白水亦東流獨青山在而猶帶哭聲蓋氣青
色慘若有餘哀也止着一哭字猶屬青山而包
括許多哭聲何等筆力何等蘊藉又語哭者云
淚盡眼必枯莫自使眼枯且收汝淚就使哭得
眼枯見骨天地到底無情不容汝脫去淚無益
也蓋吏聽官縣聽府聽朝廷聽朝廷聽朝廷方急勢難
寬縱非真無情不言朝廷言天地諱之也且無
令歸咎君上也又慰之云官軍收相州平在旦
夕而賊不可料以致軍士星散不言軍潰諱之

也亦慮明言而軍士愈增其恐也又慰之云故壘尚在舊京可依本於故壘戍守而云就糧見不憂無食不云討賊而云練卒見去戰期尚遠守須掘濠不須到水閒則牧馬其役甚輕况王師理順士必撫養此甚分明理順則偶敗而終勝撫養則與賊之逢人即殺者異今雖送行勿復泣血有僕射如父兄然可恃以無恐也泣血與哭異乃有涕無聲者臨別則哭既行則悲用字斟酌如此據注謂郭子儀時已進中書令而稱其舊官蓋功著于僕射時且御士卒寬郭僕

射熟于人口就其易曉者言之俾無所懼而勇
往收功報效朝廷非止寬慰士卒而已余年二
十而讀此詩年八十而於枕上得此解為之一
快自謂老杜知己恐先已有人理會到此笑余
見之晚也

后壕吏

此首易解而言外意人未盡解此老婦蓋女中
丈夫上令無人識得吏夜捉人老翁走此婦出
門便以澹略而骨中已有成算老翁之逃婦教
之也吏呼則真而婦啼一半粒假前致辭未必

盡真也。三男亡，其兩男存者，偷生而不敢歸家。下止一乳孫，母戀子，故未去。然無完裙，不堪偕汝去。寧使老嫗隨至河陽，執炊，不敢辭也。吏雖怒而到此，亦心軟矣。非不知有老翁在，而姑帶老婦以覆上官，必且代婦致辭，而縱之使歸。所云備晨炊，設詞也。吏不知也。此語夜久始絕。至晨行而獨與翁別，則婦夜去矣。翁亦自知可免，故敢出而別客也。夜捉夜去，何其急也。此婦當倉卒之際，而智如鏃矢，勇如賁育，辯似儀秦，既全其夫，又安其孤幼，使帶須眉，不減李郭，而公

詳述之已默會到此矣。而至今無人解。即伯敬
自稱知詩而獨遺此首。湏溪不下一語。知其惜
然也。杜詩豈易讀哉。石壕屬邠州。宜保縣在
新安西。出門看叶苦根切。然考古韻無此叶
乃其疎漏處。苦字有去聲音。

8 新婚別 有補

起來四句是真樂府。是三百篇興起法。暮婚
晨告別。是詩柄一篇。都是婦人語。而公揣摩以
發之。有極細心語。如妾身未分明二句。婦人在
軍中二句。是也有極大綱嘗語。如勿為新婚念。

二句羅襦不復施二句是也真無愧於三百篇者君令死生地詩婦作往死地然不如死生地妙有餘思洗紅粧加對君二字精妙

垂老別

男兒既介胃長揖別上官極苦痛中又入壯語才石生色老妻卧路啼如優人登場當遠行時必不妻子牽衣哭別才有情致且復傷其寒者夫也根衣裳單來勸加食者妻也故下有縱死時猶寬之語鍾欲單存上二句見不到此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天下盡亂無處逃死

家不足戀也。然死于王事，死得其所，拚死而往。安敢盤桓？又發勤王之大義。

無家別

空巷而曰久行見，觸處蕭條。日安有肥瘦，創云日瘦而慘悽。宛然在目，狐啼而加一豎毛，怒我形狀逼真，似席頭作画。遠近理亦齊語，似寬而痛已極，笑又念及長病死，女生不得力，痛上加痛，而道理關係最大。

二更三別，唯石壕換韻，且用古韻，餘俱一韻到底，且用沈韻。此五首非親見，不能作他人，雖

親見亦不能作公以事至東都目擊成詩若有
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淚

夏日歎

夏夜歎

有補 後補 春秋後

俱以旱熱起興而所歎在河北之賊未平 憂
旱而說到雨降不濡物水涸魚死而便說鳥苦
熱死便異 註謂是年以旱降死罪流以下豈
久無雷有蜚刺耶 數子謂負觀諸臣
本苦炎蒸之毒而偏說華月踈光羽虫飛揚雖
微物亦有苦中之適而後轉到荷戈之士得情
得勢

8 昔遊

有補

高明之人。狹小塵世。多豔慕仙佛。不知仙佛無他。脩止將自己心神收斂。歸根打成一片。已耳。忠臣孝子。尚已。次則文章下之技藝。併力一向。以全副精神注之。皆可得仙。老杜千載往矣。讀其詩。奕奕生動。言喜令人欲舞。言苦令人拭淚。此精神不死而流行於天地間者。不謂之仙。吾不信也。平生遭歷千愁萬苦。天蓋注意此老。鍊之以成仙。而不自知也。試問董先生安在。當時企羨以為真仙。是家有荆璧而羨他家之燕石。

九京之下必當失笑。

佳人

自云二字直管到出山泉水濁皆代佳人語侍
婢以下六句乃叙述佳人行徑而端莊靜一凄
寂無聊光景宛然在目大抵佳人事必有所
感而公遂借以寫自己情事有至貴之物在身
而不足以自庇故云賣珠補葺屋非寔事也鍾
云故家暴貧真境可發一笑婦人雖愚必不至
此

有懷鄭十八司戶

想像鄭公孤危之狀如親見亦如親歷純是一片交情止恨其不得歸耳却云縱得歸老病不識路又云性命繇他人悲辛但狂顧一字一淚相望無所成則兼彼已言之悲鄭亦以自悲也

遣興五首

俱借古人以遣自己之興非尚論古人也其
一言龍雖卧而心同老雀二喻一意興與雲無心
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同一文法嵇既並稱卧
龍用舍不同耳猶視今字指自己所遭而言

大木枯林傷已無能用之耳

龐德公最清高此公所願學而未能者豈無濟

時等公自寓也魚鳥一聯用其本色語有補

陶潛之枯槁公最似之然猶苦達生之未足以

子之賢愚不能無挂於懷抱也東語自謂

季真仕隱最為道遠今安得斯人蓋企慕之也

浩然之窮公亦似之憐孟所以自憐也公欲用

世而不能得大拒如浩然襁褐以終空垂詩名

於後世而已能無望雲而悲吃乎悲吃自己非

為孟也

遣興二首

此二首皆因時事以發興。前首如祿山叛逆而其子慶緒殺之慶緒不思反正而史思明殺之諺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者勿說真宰意茫茫也十字作一句讀。

次首謂馬之所貴在千里追風又循良不蹄齧一不循良即同駑駘無復記之者當時唯郭汾陽可以當之用即出捐生而前不用即退毫無芥蒂所謂道遠有能事者當時李郭齊名李已不逮况他人乎。

秦州雜詩

秦州屬今鞏昌府遊頰因人而亦無專主之人
故有遲迴浩蕩之語所以怯且愁者因吐蕃未
靖西征之烽火未息也首尾相應 按志烏鼠

山在今臨洮府渭源縣

有補

今秦州東北山上有崇寧寺乃魏囂故居公方

西征故以渭水向東爲無情

有補

秦州都督府所領同谷郡乃使傳往還吐蕃驛
道所經羗戎之衝也降虜兼千帳而居人止萬家
則虜多而民少矣故馬驕胡舞氣勢強盛雖臨

洮風氣勇悍而年少西來亦誇其難制將啟外
車輕中國之心也有補

鼓角聲悲故蟬為之靜鳥為之遲亦以自寓

○南使即指張景順王毛仲註謂張騫非也由來

育馬之盛望如雲錦今已沒于陳而秋草不以

養馬故遍山長也老驥驕必有所指按史是年

郭汾陽因相州之敗魚朝恩短之七月召還京

師當指此註云自喻非真龍種註謂廣平王倣殘餘也

奉詔發金微之兵以防河而史思明據鄴城在

河北若鄴城破而圍解又將移戍他所故翻以

圍解為恨。蓋深言士卒之勞者不息也。劉註恐非。

時吐蕃作亂。征西士卒絡繹出塞。出則雖無蜚而煙塵隨以去。故云無蜚雲出塞。遼關入夜。人烟闐寂。白沙如雪。蕪之。秋冬草枯木脫。雖夜不黑。嘗如有月。故云不夜。月臨關。非目見不能描寫至此。劉云。妙處舉目得之。鍾云。奇語不厭。共知說夢可笑。屬國正謂吐蕃屬國未歸。將士無功未還。所以有出塞之雲。無入塞之雲也。尋源使謂張騫。此時吐蕃作亂。此路謂吐蕃入

寇之路因入寇而追想壽事不可復得也幽燕
乃史思明所據為其所隔而山東之郡國未開
健兒盡於東征正指薊城之敗故西羌乘_隙而動
可勝哀哉

○喧呼閱使星劉云可愧當路可愧素食可笑余
閱後詩有使客向河源語知此因吐蕃亂必遣
使欲與通好夫禦羌無策倚重使人而居民以
為真可憑恃喧呼閱之可笑也亦可悲也公有
避世卜居之思故有下句

○雲氣二句起見自闕以西皆不詳釋於光明也

渭水在京師。羗童來看。見吐蕃之輕視我也。則
雖遣使何益哉。後吐蕃入寇。至陷京師。公已先
見矣。有補

○藟門誰自北。特賦據燕藟。官兵未有渡河而北
者。而漢將乃獨征西河北。乃中夏。而吐蕃在關
外。先彼後此。此則輕重倒置矣。

秋花晚景一聯。自况身世之窮。故承以俯仰悲
身世。

東柯谷未到。先傳說如此。與桃源何異。故命船
人相近報。即猶恐失之。水竹誤倒。

仇池九十九泉而詩云十九泉可得在人減字
之法而五原河尹可無疑矣今一統志亦稱十
九泉在今成縣隸秦州泉興州之西南相接
公亦傳聞未曾到也按志後魏於此置仇池郡
仇池城天生斗絕壁立千仞石角外向如堆堞
然唯一門可通上有田百頃泉九十九眼故公
有卜居之思

東柯遂踈懶休鑷鬢毛斑蓋阮興已窮龐隱可
法欲隱此不復出仕矣

東柯好崖谷始到而稱其佳後不復他適有鷓

鶴一枝語則已寓此而絕不及其侄佐後有送
佐還東柯詩註謂先卜築東柯非也今成縣志
有杜甫故居當即東柯云止住月餘半水半竹
故云平分註謬

兩慢雲墻有堂有門此即次後詩車馬少而百
草長其心愜矣

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戎本無親時方內寇
而下語渾含得體 開元六年吐蕃奉表請和
乞舅甥新署誓文見綱目

臨洮府蘭州有爲林闌注魚海但云縣名不知

何在西苦吐蕃北防回紇故有西極北庭之語
是時郭子儀召還京師父老所思必此公也

野老復何知有決絕長徃之意矣時携妻子故
有頷聯禹穴非會稽者又近秦州有之英雄記
云許靖過仇池樹下有碑一覽無遺公之讀記
本此鷓鴣一枝已將安居於此謂東柯也因鷓
鴣故用鴛行用字之巧此二十首皆秦州地
方故總云秦州雜詩觀後發秦州詩則公亦曾
暫寓栗亭首作云因人鴛行侶正與相招

○ 天河

前補野望 補師

此詩必有所指。余揣其時，唯汾陽公可以當之。公渾厚未嘗立異嘗，時任顯晦也。魚朝恩觀軍容而九節度之兵無統，以至敗，非公罪也。乃朝恩獨惡子儀而短之，其不屈于中貴可知。秋至最分明也。因朝恩之譖，上召公還京，罷其兵柄。以李光弼代之，將校皆憤。公躍馬以去，毫不介意。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也。次年春，党項諸羗亂，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廊坊節度，既令桑如珪杜冕為節度，分道招討，而又以公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是朝廷未嘗不

知其賢含星動雙闕也。又次年絳州諸軍亂朝
廷謂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賜公爵汾陽王。知
諸道行營。時肅宗已不豫。諸臣不得見。公請曰
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
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未幾。上崩。倖
月落邊城也。元年。公渡河。已拔衛州。遂圍鄴城。
河東已有破竹之勢。而壞於魚朝恩。及其知諸
道行營而至。軍王元振自以殺都統李國貞為
功。公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收元振及其
黨殺之。繇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前後渡河皆

見功能牛女羊：渡。何曾風浪生也。渡河若泛
言之則戰勝不驕戰敗不衄不附權奸不懼讒
譖用之則捐生而前不用則斂身而退澄不清
淆不濁所謂上善若水何曾風浪生也。

東樓

節而云送有利

乃秦州城樓也。征西過此門。明是征西之兵。而
注謂西行之人可笑。征西無功。故有下句。城陰
帶水昏。比當事者無識也。驛使向河源。何益哉。

山寺

麝以無人到。故眠石竹櫻桃。無人取。故鸚鵡食。

之亂水不必註而以絕流解之誤

蓄劍

鍾譚入選特以一氣而成一筆寫出稱之則杜詩如此者多矣此詩為以貌取人者發虛氣龍身向正以光芒卜之二語奇壯言有抱負者終當自見也

銅瓶

瓶乃宮中汲井之物賊陷京師致流落人間公見而感之云亂後碧井亦廢猶幸此物之存也當未亂時瑤殿何等深遠銅瓶未嘗離水有百

大哀音：哀始能動人且起下美人宮中之人
雖聽樂而哀也音從轆轤出百丈狀井之深也
側想美人之意但悲此餅沉于寒餐耳誰知井
之廢也想而曰側對禁中物儼若天威在上真
頃刻不忘君者御用之物必較龍為耳而飾以
金較龍半已缺落而猶見已折之黃金缺落則
悲之金折而餅在則幸之也忠臣心事觸物即
發如此

○ 寓目

前六句皆其目之所寓而未傷喪亂之未已也

前詩云降虜兼千帳蒲萄虜之所種而首蒂則
虜之所餵馬也須溪評註自矜獨得而猶隔一
層帶雨之雲愁雲也水不成河羗夷雜揉水不
成灌溉之利也羗女喜亂胡兒賞勇皆亂象也
故觸目而傷心

即事

和親作備於漢而歷代遵為禦戎之策公却非
之蓋驗諸已事也結語正發其意

歸燕

老杜詠物皆詩之比與他人就物賦物者不同

歸燕詩必棄官客遊時作代歸燕設為問答不
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此燕別主人語主人代
申其意云此鳥四時未嘗失序而八月知歸可
謂識機者因語燕云春色既回汝肯再來相訪
乎且衆雛可留猶然識機將偕汝去耶問詞殊
深纏繞因代燕答云倘故巢未毀會當再來何
忍恻然也此公自發己意雖棄官而去非果於
忘世也時行時止便與聖人之意同 避霜雪
比避亂也

○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問詞也草根林下見其微細客淚妻悲見其動人發自天真異于絲管所以動人此應何字正答詞也公詩所以感激人者正在于此而借微物以發之推而大之雖咸英韶濩所以異于俗樂者亦在于此故妻已去之妻也

螢火

有補

公因不得于君借螢為喻出自腐草幸有微光寧敢飛近太陽只知自反不敢怨君何等忠厚然而流離奔走漂零無歸國太陽所不及炤也

良可悲矣。

○ 蒹葭

有補

公罷拾遺點為華祿州守不能善遇之余于苦
熟詩已窺一班矣此詩與苦竹詩又將棄官時
所作也謂向官近侍已被罷斥如蒹葭摧折不
能自守矣秋風又吹我若何哉暫被寵遇已不
能行其志如一面開花葉已沉波乃弱苗早困
春寒條長秋歎夜露比已之平生跋前而疐後
也今在江湖縱未便搖落業已蹉跎嗟年歲之
不吾與矣秋風忍復吹之耶此歎所遭之窮也

花載雪一作帶余定為戴雪以戴對沉一高
一下相稱因字形近而訛為載因音近而訛為
帶二字俱不佳

苦竹

此詩發已決去之意又代苦竹而言我雖在幽
冥之中勉强扶持猶砥歲寒之節但節苦則人
不能親地卑則人不相託雖在墀軒敢辭剪伐
唯有超然遠去與幽人為侶全吾晚節此吾結
根之所也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也讀此二詩於
去就之際何等斟酌曰剪伐欲無辭何等謹厚

蓋二詩自有先後而鍾譚入選又倒其次序評語皆隔靴爬癢所以頌其詩當論其世也前章不自守遭時之窮後之自守保身之哲

○ 日暮

此詩謂羗胡將蠢動而邊將不遑寧處夜擁彫戈辭家上馬則死生不可知也 日落風起白水揚波言虜將入寇故羗婦笑而胡兒歌言喜亂也蓋羗婦胡兒皆降虜而寓目詩云羗女輕烽燧則語還哭當作笑無疑

○ 夕烽

夕烽未不近非起于隴上但過隴覺艱難耳失
報有罪誤報有罪所以難也然宮禁中已立馬
而看平安火不至便可出奔耳危矣哉先小點
殘代立馬看者發意恐因殘小而遂過也過隴
之難為吐蕃未靜

秋笛

秋笛聲悲若奏苦則血淚沾衣如征人歸骨傷
心極矣云他日似指相州之敗也故吹笛者恐
悲恨之過故發聲甚微今黃雲未動悲風已飛
人已難堪何忍吹笛以增其悲耶

改補此末

○ 搗衣

起句代作戍婦之辭悲甚苦寒長別起下搗衣有力鍾云二語一字不及搗衣却字是搗衣筆端深妙假令下無搗衣字讀者能解其為搗衣詩否用盡閨中力而君所聽乃室外之音烏知搗衣之苦耶余謂此詩亦比蓋臣事君猶婦事夫當為拾遺時每欲進言迫切情惶如所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可見君乃漫然視之其悲不減於離夫之婦也

○ 月夜憶舍弟

只一雁鳴便是憶弟對明月而憶弟覺露增其
白但月不如故鄉之明憶在故鄉兄弟無故也
蓋情異而景為之變也

○

夢李白二首

補遺

鍾云無一字不真無一字不幻是瘴地而無
消息所以憶之更深不但言我之憶而以故人
入夢為明我相憶則故人之魂真矣故下有
兔來兔返之語而又云恐非平生兔亦幻亦真
亦信亦疑恍惚沉吟此長惻實景
又云恐非平生兔
前篇止云入我夢而此云情親見君意則兔真

未矣更進一步下遂述其夢中語而江湖多風
波所以奮前章無使蛟龍得之語也 交情懇
至真有神鬼往來止云泣鬼神猶淺

遣興三首

三首轉換一意前章恨開邊者思及廉頗謂其
止於備禦不開邊以要功也次首嘆招虜破賊
得不償失祇為諸將作緣微功以拜封爵耳其
欲既飽欲載驅而誰與謀哉蓋傷之也
末首承載驅句來謂草萊之間非無逸才肯起
而宣力于國不論先後皆可立功如種禾雖有

遲早而至秋皆熟。蓋勉之也。鹿皮翁則以自喻。但忘機對芳草。無意人世矣。所云遺興全在勸汝衡門四句。改補

天末懷李白 補通

陸士衡詩借問欲何為。涼風起天末。全用其語。而倒轉之。此用古之一法。江湖水多鯉。不易得使事。脫化。文人多窮。文章憎命達也。四裔魘魅之鄉。名人在。謫至此。則千載借光魘魅喜人過也。地上無可與語。唯汨羅之冤鬼。乃君相知。可投詩贈之也。鍾云。贈字精神。若用弔字則

淺矣。魘魅句解只應如此。須溪評乃言外意。

○秦州見勅目喜薛璩畢曜遷官兼述索居此詩舊解多誤而須溪尤謬。余順文而通其義以俟識者。李白樂府起句大雅久不作而此起亦云大雅何寥濶。二公文匠其見正同。諸生困一經公自謂也。投漢閣亦自謂三上賦而為時宰所抑。還蜀囚梁又謂二子而事不可考。且下文又有埋獄語。蓋三人俱議哭秦庭而窮亦同也。混合臆惺謂祿山之亂帝力天威謂肅宗收復兩京法駕初還。羣公會星謂官屬稀。

踈也。官臣黜染謂已。接拾遺柱史零丁謂侍御
未得其人先言此。以為二子擢官得人地也。忝
趁棲鳳公自謂而嘆聚螢。又非車胤事。必別有
所出。大抵謂聚螢之光無幾。而無裨於太陽也。
喚人看驪裏不自銜鬻也。不嫁惜娉媵愆期
以待時也。此謂二子不輕進。而掘劍提刀。始謂
二子之遷擢也。侏儒四句。謂已有意並進。而流
落於遠方也。羽書四句。謂亂猶未平。上將益邊
元勛裂土。而玉燭未調。青萍莫握。此忠臣烈士
所以憤激而涕零也。已在秦州。乃隴西地。雖能

言如鸚鵡而俗人輕之。若以在原之情則不異
兄弟。猶興急難之思也。秋風蕭索唯高卧於關
塞以想儀刑而已。玉燭青萍語蓋以屬望於二
子

寄彭州高使君適虢州岑長史參

富駱盧王俱才子而窮遂疑文章憎命達似爾
之才不減四子而官仍貴則前賢之窮其命可
傷已公傷前賢實自傷也文理甚明劉評謬甚
龍鍾乃癘之反切因竹有名龍鍾者而引以
解之亦謬客子關身強句起下文

寄岳州賈司馬巴州嚴使君兩閣老

有補
補印

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
洙注固非而夢弼近
是却欠發明城七十用燕破齊事
蓋祿山擁燕地而所陷七十餘城
則海岱齊地也不欲明比之故云
蒼茫流落劍三千指明皇奔蜀流落字
雖人臣所不忍言而不露明皇則讀者不覺也
內張騫騰騫重韻然騰騫當從鳥音軒與騫各韻公亦誤用耶

寄張山人彪

補印

慘澹向時人言不諧於俗

此物在夔慶用此

物不忌 草書何太古以下六句分頂評詩尚

遺其二數篇冬可老一字買堪貧贊得工妙

田祖修高廟謂肅宗之中興賞從臣謂復辟後

膏賞功臣注者拘泥此二句特起下文蓋山人

非用世者故同於四皓之入商山呂望之釣渭

水 關山倚月輪曲調有關山月 大軍多處

所謂賊衆而無所不備

○ 前出塞九首

前出塞云赴交河後出塞云赴薊門注云唐西

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當是天寶間哥舒翰

征吐蕃時事而詩有磨刀鳴咽水隴頭乃出征吐蕃所經繇者詩亦當作于此時注云追作非也

其一亡命嬰禍羅乃其衷腸語亡命則累及父母六親故忍死吞聲而去一以為國一以為親便見忠孝大節且怨而不怒後詩皆然此蚩人之旨也已富開邊風刺語

其二起來似作閒冷語然出門遠而不受欺則向來受欺多矣此亦衷腸語也前章云棄絕父母恩而此又云骨肉恩豈斷徘徊展轉曲盡情

事既無時而後作壯語所謂知其不可如何而安之若命者也愈壯愈悲有補

其三前四句化用龍頭歌極爐錘之妙後四句發前未盡之意作意外之想以自寬正見其心緒之錯也圖麒麟豈易言哉

其四云不勞怒嗔則驅迫之苦可知送有長戌有身更無躲閃生死向前何勞怒嗔耶初出門則父母最難割在途久則遍想六親此人情也不云同歡樂而同苦辛知行者居者各有所苦而兩不相聞何其痛也

其五軍中異苦樂又意外意樂者不言者不
樂不曰為軍士而曰為奴僕蓋軍人以強弱相
從此正其所苦而無從起愬于主將者何時得
樹功勳而得舒其積憤也胡驕之多如此則樹
功正未易耳此後皆到軍苦境

其六鍾云前四句與下四句非兩層擒斬中正
寓不欲多殺之意極是然他人有前四句必無
後四句而王者之師所以無敵正兼前後八句
而有之也三代之下誰復有此論談兵有古風
此老自道

其七前四句言軍士之苦如親歷之者在途則

生死向前在軍則無日不思歸此人情也有補

其八單于借用漢事寇壘者非單于也虜名王

授韓門不以一勝為功蓋其立志遠大必空漠

南之庭而後快也若以不伐看此詩則淺矣

其九詩意尤大發出聖賢心事衆貴為淨且攘

他功為己功我有功而一出諸口迹與攘功者

同誰能辨之此我之所羞是以隱忍而不言也

蓋一敘己功則攘功者必爭：則闢中原所以

異于戎狄以其不爭也我若鬪爭與戎狄何異

猶之以燕伐燕也。其誰服我。且丈夫有四方之志。正宜困窮。如孟子所云。勞筋餓體而後可膺天降之大任。若志富貴者。富貴得則止矣。何能係四方之安危耶。公詩云。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興謀。蓋深悲之而發之于此。出塞九首。是公借以自抒其所蘊。讀其詩而思親之孝。敵愾之勇。恤士之仁。制勝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諱窮。豪傑聖賢兼而有之。勿以詩人目之也。

後出塞五首

召赴薊門者安祿山也勢已強盛而初尚未有
反謀故壯士有志功名者樂于從之其裝飾之
盛錢送之勤與前出塞大不同少年之贈尤使
人增氣

其二言號令之嚴亦軍中嘗事而寫得森肅前
篇唾手封侯何等氣魄而至此慄不驕節奏固
應如是而情景亦自如是也詩云蕭蕭馬鳴蕭
蕭原非馬鳴聲而鍾詳謂加一蚤字便有蚤然
邊塞之氣則明于看杜而淺于說詩矣但得一
蚤字更覺爽豁耳將如衛霍此世主所禱祠而

求者而此恐其是何故蓋貪功之將動以開邊
啟人主好大喜功之心至枯萬骨以成封侯之
業此軍士所最苦而不敢言公為道破人主深
味此言必不肯輕言用兵矣

其三令人重高勳正霍嫖姚等事豈知英雄主
一浮此人則出師之盛巨於長雲多少生命殉
之哉開之六合一家四第孤軍正可安享太平而喜
功者謂我有可恃彼有可乘貔虎之士奮身賈
勇拔劍深入收胡馬開玄冥奉吾君以為功此
正首章戰伐有功業者也 孤軍謂無救援

其四猷凱繼踵正頂上章奉吾君未輔助者衆
功又總歸主將而位益崇氣益驕上都謂京師
凌上都明有無君之心矣行道之人知之而不
敢議、則斬于通衢明正其罪無忌憚之極也
君內萬里何從知哉

其五正與第一章相為首尾首章主進志在立
功尾章主退志在立節此國家兩不可無而公
意歸重於後一人也躍馬二十年積有功勞身
已貴矣不以為主將之恩而恐辜明主恩是明
於大義者觀坐見是知祿山有必反之勢而時

尚未動也。遂間道夜歸第，以脫惡名。為幸而孤窮甘之矣。蓋棄妻子而遁者，有補五章一氣轉折到底。選者如何去取。

示姪佐

公秦州詩末章云：鷦鷯在一枝者，元在東柯。此詩公自注：佐草堂在東柯谷，則知公作此詩時已徙他所，但相去不過一日之程。觀後詩人到鳥應樓可見。山雲澗水一聯，正茅屋趣。所聞於其姪者，故想與之同為竹林之賦。如嗣宗之于仲容也。二阮蓋把臂入林者。公此時似寓栗

亭而佐居東柯

○ 佐還山後寄三首

佐所居以山雲澗水爲勝故三詩兩及之。湏汝相携欲與偕隱也

其二黃梁稻之美者熟則分餉親族有此俗例故云分張有期他日謂平日

其三澆圃之泉即前章侵籬之水也木葉至秋不黃故云葳蕤秋葉少霜薤圃中所產前有黃梁故云重惠

連香艾帶女蘿俱謂山泉

○ 宿贊公房

謫不應及方外故云何來此恹之詞菊荒蓮
倒承秋蛩來正見蛩然性本虛空視放逐猶勾
影本不違性何至離禪止云隴月向人圓而情
好藹然可想蓋同病相憐亦他鄉故知也

遣懷改補

起語看字管到菊花蓋十字為句也趙云天地
間景物人當意適則景與心融情與景會景物
之美若為我設一有不快則景物與我不相干
矣故公詩多用自字時公客秦州欲尋置草堂
之地而未遂故以後棲鴉為比此所遣之懷也

8

廢畦

生意句改補

連下除架詩鍾譚能物色之識已高人一等惜其未盡擁字妙令糞田謂之擁蓋不敢怨霜露而以為恩如人臣為君所殺猶曰賜死是也霜露自天天可違乎故雖凋殘不敢自惜鍾止以代蔬言為妙陋矣蔬至暮景有數枝葉天蠶猶復吹之其語甚哀然而不怨所謂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乃聖賢學問語作詩者先有主意然後借蔬以發之自不屑作粗浮工麗語鍾謂可消唐人粗浮之氣譚謂工麗於詩者廢然而反

此猶沿流而未窮其源也。造化有消則有息，生意逢春，又當如昨。但悲君白玉盤，此時之膳耳。可謂忠厚之至，而代蔬言。到底即吹汝亦呼自為汝，鍾又不知也。

除架

欬開白花，與瓜有別。然瓜其總名也，花而曰結，既食其實矣，所以不辭除蔓蔓。而曰青生意未盡，故秋蟲似猶顧惜，但不知暮雀之意。若何代欬，問得妙末，謂凡有生物，天人相參，即如欬之成壞，則天也。而栽培則人也。論天則寒至而牢。

落論人則消息循環消之極自有息之初聽其
自轉而已又何憾焉讀此二詩夫子之不怨不
尤與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皆是物也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

公之下居要得僻靜無人之境故不登高山不
遵大路而細岑微徑流水屢渡正公所屬意者
溪本一水兩涯元無正路行則或渡而左或渡
而右曲折有趣而劉以為笑真俗人也老大藤
屈蟠樹便擬卜居此却可笑深山無隣猿猴為
侶豈得安居結廬人境心遠地偏彭澤之見較

高一着

次首起來四句可入畫但恐無此妙手耳

寄贊上人

卜居先卜隣公之憺：尋地於西枝村放贊公
不下耳與子成二老此衷語也西枝村所以未
富意者本求陽岡暖地而路從陰嶺苦于寒洩
前已言之而此云未便陰崖秋正與相應而近
聞西枝西又與前次章更越西南頂相炤知此
公詩皆實語也虎穴龍泓其地幽勝徑通林丘
與贊公居近今志於此有杜甫故宅豈公于此

暫住耶 此以茅牘為詩確是商量語

太平寺泉眼

此篇俱是畫意寺憑高岡而踈散下連草莽便是好畫景與齊魯青未了同效但小大殊耳海眼在石間而接以天畔縈水府妙矣而縈字尤妙取供十方僧皆出自水府而海眼乃水府之總結頭故着縈字此水香美勝牛乳故引潤黃精與他產不同而一食可仙也宅下流從卜居念頭來

空囊

道家春食朝霞而公初年亦有志于學道至於
囊空無以給食因發嘆以為翠栢雖苦尚猶可
食明霞縱高其可食乎爾莽二字說盡世態而
共字更悲乃知亂世情事古今一律吾道非爾
莽安得不以艱難屬之也敢誰怨耶不爨無衣
窮亦至矣落句雖用成語却有蕭然自得之意
故不可及 阮字持一錢皂囊遊會稽客問囊
中何物云但有一錢看囊恐其羞澁看猶守也

送人從軍

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余極喜此句窮益堅

老益壯大丈夫當如是

送靈州李判官

觀近賀中興主此詩作於至德改元肅宗即位
靈武時

送遠

別離已昨日難解鍾云深甚不在不可解而在
使人思終是影響余謂送行在今日而別離已
在昨日因見古人用情非臨別而後悲也更進
一步昨日只是今日以前勿死殺看

別贊上人

公固迫於飢凍不辭漂蕩將復他適贊乃釋子亦嬰世塵帶憔悴楊枝在手亘經兩而已熟將復他適故有浮萍之語出處各努力之戒

○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吳十名郁今輩昌古蹟有吳郁宅在兩當縣西南吳之盛德托之彩筆千載猶生身為無瑕何必與浮萍較是非哉公作詩時侍御尚謫長沙此過其空宅而思及舊事也起來因主人不在故寫其宅舍淒涼光景北風吹鷓鴣號日色不到讀之慘然枉渚兩當地名見一統志想其

宅在此。上官權許與渾厚舍畜鍾云。老奸形
神許多機鋒在內。過于穿鑿。殊傷盛德。觀仲尼
向子之比知侍御亦非尤人者。故上文已有未
敢思夙昔之語。而公以不能爲之辨白。深於自
訟。非但痛其冤亦重其人也。

發秦州

按一統志。粟亭在成縣東五十里。魏時置粟亭
縣。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乃此公卜居本意。
然無賢地主。衣食何從得之。所以東柯同谷。終
非駐足之所也。此詩結語難於下筆。大哉乾坤

內吾道長悠亦近亦遠結得恰好漢源非
縣乃同谷別名在今成縣隋名漢陽郡豈以是
名漢源邪此邦謂秦州

赤谷

一統志赤谷在秦州西南七里故鄉之亂未息
故不可思言永無歸期也公棄官而去意欲尋
一隱居如龐德公之鹿門以終其身而竟不可
得恐死道路為高人所嗤高人止指龐公輩也

鐵堂峽

一統志云峽在秦州天水廢縣東五里公懷卜

居之想故堂隍積鐵以下六句皆狀其地之勝
既去而肝肺爲之熱也修纖狀山上之竹甚妙

○ 鹽井

鹵中草木爲煙所熏炙故白注云鹽花非也鹽
獲倍利此亦官作之程利亦不少矣君子止足
不爲之少小人喧闐不爲之多此物理之自然
人亦何苦不爲君子而甘爲小人此吾所以興
嗟也蓋天下之亂皆起于爭皆起於無止足
公之嘆觸類於鹽井之外也

寒峽

積阻天寒。加一靈字。似不可解。而凄慘宛然。在目。公詩往。有之。此如畫家類上加毛。增其神采者也。生免荷受。不辭路難。此苦語非止足。語又見當時荷受之苦也。

法鏡寺

山行而神傷。寺古而愁破。極窮苦中。一見勝地。不顧程期。不取捷徑。見此老胸中。無宿物於境。遇外別有一副心腸。搜冥而構奇也。洩雲四句。寫景入神。

青陽峽

林迴破角來石怒向我落一經公筆頑石俱活
魑魅嘯有蜃險語怕人隴坂地高故早見
吳嶽走數日而既隱復見若未進我然故云趁
人鍾謂形其急非也及茲歎冥漠蓋有不能忘
情者

石龕

起未數語全是寫其道途危苦顛沛之懷非賦
石龕也即伐竹者亦以悲歌當泣未美箭而
云直彗盡見用兵之久也五歲紀其時

積草巔

公自注同谷界 邑有自主人來書語絕致及
栖同谷絕不齒及想亦口惠之人爾

泥功山

一統志山在成縣西二十里古云成州有八景
樓泥功山與鳳臺居其二公詩止言其潭不
言其勝何也又云山上有泥功廟石像古怪豈
以稱勝耶

鳳臺臺

按志成縣東南十里有鳳臺山臺當在山上公
於積草嶺自註同谷界則鳳臺亦在同谷縣

蓋唐時縣屬成州元時以同谷縣省入至國
朝改州為縣與秦州連界然則雖自秦州徙居
同谷相去不遠五百里之內也今志于成縣
有杜甫故居註引虎穴龍泓之詩為証則居在
西枝村之西然公似未曾居西枝恐當以同谷
為是公因鳳皇臺之名無中生有雖鳳雛無
之而所杼寫者實心血也心以當竹實炯然忘
外求炯然者心也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二
語真堪化碧篇末二句可汰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七歌創作原不做離騷而哀實過之讀騷未必
墮淚而讀此不能終篇則節短而聲促也 七
首脉理相通音節俱協要摘選不得

第一章有客有客而次章以長鏡長鏡繼之分
明一賓一主相對而托子爲命若將依爲地主
然者見其無地主可依而作客之窮也 黃精
山谷有辨云舊作黃獨解云土芋饑歲掘以充
糧可無疑矣而蔡因他詩有黃精而定以爲是
豈此時暇爲輕身延年計耶謬矣男呻女吟聲
未嘗息而云四壁靜其意可思

其三鴛鴦雁屬以比兄弟而惡鳥在後安得送我
我在汝旁乎今公在西則諸弟在東故云東飛
收骨而莫知何處其痛極矣此根展轉來補其四
其五忽然轉調如天陰雲慘風霰驟至今魂驚
膽碎亦音節恰當如此 竟招不來歸故鄉劉
解亦得余意謂竟不傳體不能招之使來同歸
故鄉也文氣順而情更慘
其六以前說若已盡此說開去前說得急此稍
緩體勢自當如此 山有龍湫因之起興大抵
以龍比君而蝮蛇以比小人或亂賊非寔事也

蓋此時蛇龍俱蟄矣末句劉謂願車駕反正於
文理不協蓋哀痛之極溪壑無情猶將憐之而
特迴春姿此屬緩調而愈見其悲

有補

其七收拾已前不盡之意而提出舊相識見新
知之不如也仰視皇天白日速是七章總結劉

云聲氣俱盡是也

有補

前積萬丈潭云邑有佳主人不知謂誰豈同谷

草嶺詩

令即歌內甚有不足主人之意如託長鏡以為
命如閭里惆悵主人何獨不以為意也又如黃
蒿古城雲不開見城中無相知故但言山中儒

生舊相識余前已及之再為洗發

萬丈潭

補遺

成縣之東河源出秦州南又有南河源出青渠
堡南俱入龍峽注於嘉陵江嘉陵水即漢水也
故云發秦州詩云漢源十月交漢源當在龍峽
而艱注漢源縣名非也峽旁有潭其深莫測曰
萬丈潭乃知前臨洪濤寬即嘉陵江也起來二
句有大力量蓋清豁神龍合之以成其靈也龍
依積水頂次句窟壓萬丈頂首句四句已括全
篇而跼步以下則入遊而寫其目中所見刻畫

之工可奪天巧。至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則地靈人傑。遭遇之奇。可一而不可再者。將老得斯遊。亦足以敵窮途之遺恨。而所得固不訾矣。惜修鱗閉藏。而來遊者亦礙于巨石。不可易到。若炎天則龍起蟄。而風雨隨之。此遊觀之一快。而何時得遂耶。孤雲二句。形容潭之虛明空洞。無底無邊。神妙。鍾詳頗詳。都不中窾。

發同谷縣

一歲四行役。據注則諫省出華州。已在昨歲。則止三行耳。觀秦州詩。公嘗暫住東柯。故云四役。

龍潭即萬丈潭。虎崖石。按志有虎穴在成縣之西。豈寄贊上人。所云徘徊虎穴上者耶。交情無舊深。見新知亦可樂。新知難別。窮老難堪。故云淚再滴。嬾拙者意也。棲遁者迹也。意本平生。迹緣偶值。嬾拙欲住。棲遁須去。住俱非本願。不能如鳥之去住自繇也。

木皮嶺

方輿志云。在成縣地極險要。亦入蜀路也。名勝志又云。在徽州西十五里。未知誰是。

水會渡

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妙在動字夜景實歷
始知插入篙師便覺斐然而夜渡之人得此稍
自寬懷及陟巘而迴眺積水極于有星之處始
知其乾若無衆星竟不知水之所際矣申言溟
渤寬者如是追思令人股栗

○ 飛僊閣

萬壑歌踈林積陰帶奔濤攬作一塊妙極日寒
故澹泊而踈林間之故云外奔濤在積陰之內
而長風鼓之故云中雜坐卧總以疲勞故險與
速俱有之鍾評妄生分別末四句無可奈何故

自寬自謙元非實語何嘲之有何憤之有鍾評
可笑

五盤

水清多魚為無網罟以已之動羨物之靜故云
好鳥不妄飛鍾云有深意何妨直說意在卜居
故見俗淳朴而心神舒

龍門閣

長安駕高浪浩：自太古非大胸襟不能作此
語 目眩頭昏自狀恐懼入神篇終已說出鍾
評說夢恐懼從此數謂從此數起是第一險鍾

評亦混

石櫃閣

蜀道多草花以在季冬故奇 清暉迴羣鷗膜
色帶遠客蛩致爽 動人二句五平五仄作對
偶然得之亦奇公之奔走亦多矣猶嘆羈棲而
絕跡勝地則終身環堵者又當何如然公之遊
自發秦州以來而始奇

劍門 補印

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據地形自應內屬見
并吞割據皆違天者末三句可法

鹿頭山

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非悲楊馬實自傷也
成都府

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必非無為但不應指
定某事耳我何苦哀傷正謂我有哀傷而借古
人以自解耳

散愁二首

寰區望匪他言更無他人止望司徒所以責成
光弼者切矣

王思禮時為尚書亦人望所屬薊北安史所據

言幾時得通。即日便報京師。因韻不叶。故云關西長安在。潼關函谷之西也。注謂長安以西。謬二首。總起。總結。脉絡相連。而首尾二句。正相應。蓋因客遊之苦。思鄉之切。而屬望於李王二帥。期其克復。以自散其愁。故以命題。非為二帥發也。帝為魚朝恩所誤。促光弼兵進。與思明戰于印山。敗績。而公之望。孤笑。趙訪止。選前首。止得半耳。故杜詩未易選也。

恨別

宵立晝眠。起居舛戾。恨極。故然。司徒急破幽燕。

則故鄉可歸別可免矣

杜臆卷之四

酬高使君

洪容孫云古人酬和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為
次韻所局也 故人當指裴公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言來詩但悲早春我有轉添而更甚者愁之伴
客與老之隨人麾之不去更可悲也且早春何
足悲紅入桃而花方嬾青歸柳而葉正新此早
春景色桃柳得遂其性矣乃四海尚亂望鄉未
已此吾所以聞詩而愈悲也曰入曰歸以起望

鄉與他人點綴尖巧者別

卜居

客遊者以即次為快。故此翩翩漾灑不但自適亦且與物俱適。况溪水東行一瀉萬里直通吳越。可以乘興而往。回山陰易舟作子猷之訪戴。豈非卜居之一快哉。今公草堂前棹楔臨江柱。刊額聯作對。誠為穩稱。張伯成演義謂末句有。不滿裴翼公之意。誤矣。蓋裴不久去蜀。故公不免求濟他人。

王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噴

遷次無註。猶云造次肯來愁破喜。出望外携錢
過野橋。初嫌其俗。然亦有意。大抵貴官人未肯
過野橋訪客。此見其用情之厚也。

遊脩覺寺 後遊

脩覺寺在新津縣。脩覺山上。神秀禪師結廬於
此。詩當往新津時作。既豁且幽。境地殊勝。能
發詩人之興。故云有神助。結語又發心事。
江山如故。故云有待。花柳改觀。故云無私。與下
野潤沙暄一聯。悠然有道氣象。此得之神助者
也。前後結語二愁相應。

○ 有客前補狂天

趙子膏云此詩自一句順說至八句不事對偶而未嘗無對偶不用故實而自可為故實散澹真率之態悠兩成章而厭世避喧少求易足之意自在言外又云既出自鉏又稀少又尚是菜甲而未免小摘以情親也十字中極有曲折余謂情親之人當在病中猶止巾以接之安得有

不冠見巖中丞之理

蜀相

此與諸葛大名一首意正相發運移漢祚志決

身穢所以悲諸葛者至矣此詩起興於森栢而
草芳春色鳥報好音鳥知予心之悲追思先主
三顧之頻計在天下非止欲偏安而已論老臣
之心直欲追光武之中興恢高祖之鴻業如兩
朝之開濟而後已乃以伊呂之具出師未捷身
已先死所以流千古英雄之淚者也蓋不止為
諸葛悲之而千古英雄有才無命者皆括于此
言有盡而意無窮也今以歷事二君為兩朝則
天下計開濟俱說不通矣

石笋行

此詩專為俗好蒙蔽小臣獻媚有感而借后笋
以發之如武后時新豐縣有山湧出則名之為
慶山開元廿九年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
城西南遣使求得之於盤屋此必有小臣為之
先導又天寶七載或言玄元皇帝降於華清宮
之朝元閣後山人王玄翼上言寶仙洞有妙寶
真符求得之是也

漫興九首

補其六其八補通

興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湧興亦竹枝樂府之
變體也客愁二字乃九首之綱領愁不可耐故

借目前景物以發之

○其一。眼見客愁者。春色也。春色安得有眼。竒得可笑。即遣使教俱着春色。說花開鶯語。因客愁而娛弄之。使醒此春色之無賴也。

○遠客孤居。一時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故其二。其三。托之春風燕子。而吹折花枝。點污琴書。接虫打人。皆非無為而發。其五之顛狂柳絮。輕薄桃花亦然。其六謂野外不如林中之靜。而直思掩門固已。和盤托出矣。

其四。漸老逢春。能幾回。真達生語。亦公實歷語。

也然亦無可奈何而自寬之詞

其七借景物以自寬所謂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笋根稚子客坐詩語作竹根而解云稚子笋也引唐詩稚子脫錦綉為証然杜集原作笋根而無人見亦說不去又引贊寧雜志竹根有鼠大如猫者近是余昔署教宣平其鄉以竹豚為珍味其形似鼠稍大伏土中不出專食笋萌老學究云此笋根稚子也

其八香醪如蜜甜凡人飲食適口便云甜如蜜三山老人遂謂唐人好飲甜酒可笑

其九與其二意相似。嬾當讀平聲。弱嬾。女聲。
腰老人語却自夔致。

○ 題新津北橋樓

據詩語題當作北城樓。新津令設宴於樓上。望
極二字管下五句。池水厨烟亦望時所見。池水
止水清淨。觀為政得清淨之理也。厨烟遠庖懷
好生之仁也。

○ 雲山

此公在舟中時作。作賦客謂相如乃蜀人。望鄉
臺亦在成都。二句謂時無同調而心切思鄉也。

註謂孟堅張衡作兩都賦因思京洛而及之恐
未是雖有親用問疾而日暮則迴獨宿水中孤
寂可哀故借水宿之鷗不應哀以自見其哀妙
甚

杜鵑行

後補為農江表
補通

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骨肉眼滿
身實羈孤其意可思余謂味此二句則此詩真
為玄宗而作楊妃死高力士逐雖千人侍側猶
孤居也此情雖千言說不出而七字說透何等
筆力然通篇實賦杜鵑嘗區區傷形愚哀其有

情而不能達也。蒼天變化二句讀之，毛骨俱悚。不止詠杜鵬矣。

題壁上看偃畫馬歌

前補江湜

時危安得真致此。鍾云：下一真字，意便不在畫亦不在馬。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補通雅

起來四句鍾云：好事賞鑒家，極在行極知。趣語。高手死心矣。譚云：高士行徑自無畫匠氣。余謂王之畫只咫尺萬里畫之題云：山水圖。而詩換以崑崙方壺圖。方壺東極崑崙，崑崙西極蓋就圖中。

遠景極言之。非真畫崑崙方壺也。若果爾則與
作六合賦者同癡矣。中舉已陵洞庭而東極於
日本之東西極於赤水之西而直與銀河通廣
遠如此。正根崑崙方壺末而後面收之以咫尺
萬里盡之矣。中間雲龍蜃木舟人漁子浦溆洪
濤又變出許多花草耒羊端之畫妙已入神矣。
按山海大荒經西海之外有赤水。注云源出崑
崙有赤水則有赤岸矣。注引瓜步東江赤岸為
據。謬甚。收語斬截妙極。狀其遠則東西極於
天際。吳淞江亦小而咫尺中欲剪其半。故云。

戲題

戲韋僊為雙松圖歌

補遺

起來二句極寬靜而忽接以絕筆長風起織末
何等筆力至於描寫雙松止四句而冥思玄措
幽事深情更無剩語後入胡僧實冥靈超更有
神氣然韋之畫松以屈曲見奇直便難工一匹
東絹長可二丈汝能放筆為直幹乎所以戲之
也

○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青城令名灌縣羈旅之人踟躕不展故云樊籠

役而以貧故不免有出入之勞此即作客之情也。以此而投異縣豈予所欲哉。何如與吾曹賦詩為樂。所以身在異縣而憶在二尹也。今赴青城東郭則滄江合不易涉。西山則白雪高未易登。總見所如不偶。而以文干人無救於貧。迴首之興已消矣。病愈曰差。底病猶云救得何等病。湏溪云濟甚事是也。

野望因過常少府

據名勝志此詩亦青城作少府稱幽人知非在任者他本作少仙有補東語句法俊爽止云日晏

未回何足爲奇。落盡高天日，而幽人猶未遣回。
乃見時之久，興之豪，而情之厚也。

丈人山

青城甲記云：黃帝封青城山爲五嶽。丈人，乃岳
瀆之上司。真仙之崇秩，一月之內，羣嶽再朝焉。
有丈人觀在城北二十里。

出郭

故國兵馬既未可歸，他鄉鼓鼙亦未可去。舊鳥
故國之鳥也。新語。

泛漢

自卜居浣花至此始沂溪西行遊覽見築居以
西尚多喬木郊遠則荒僻秋至則淒清獨山上
積雪雲表纖霓遠景可觀至兒童之戲弋稍堪
娛目不免倒芰荷而迷徑路矣魚藕易得可以
飲口然且失鮮美而睽物理矣荒僻之情景固
然無足恠者獨吾村晚色漸入靄暝姿態不少
異舍之雞各得所棲雖風景蕭條更欲何適昔
為曹椽蕭條亦爾出處相等可以隨寓而安矣
此時新月在衣故畦不荒舍舟而登擷蔬而歸
濁醪亦熟與妻孥共為一夕之樂而已蓋東城

多鼓擊故鄉不可歸苟全性命足矣更復何適
耶東城謂京洛以東非必東京也

贈蜀僧閻丘師兄

一博士善書而得上紫殿可謂榮矣乃云不獨
卿相尊便添多少氣槩轉借相形可悟作文之
法青熒雪嶺東碑碣舊製存青熒屬碑碣說

晚看作者意晚字有意蓋識定于暮年乃

祖同年蒙主恩而子孫相遇即諸昆真通家厚
道至夜蘭猶接軟語其交契深矣落月金盆
妙語真與淵明南山之句相敵羽四句贊閻丘

僧至矣

野老

柴門面江而開故漁網商船時嘗在目長路關心言其思鄉片雲何意言非戀蜀東郡未收歸鄉無日故聽畫角而生哀也

8 一室

起語便有不安於蜀之意蓋公本襄陽人後居京師京師既亂則歸老襄陽其素心也三四回室中所聞所見所以聞笛而愁者以耒蜀而多病也見江船而感者放船可達荊州而尚不知

去在河年也。終當往尋王粲之宅而問其居。其宅前舊井尚可訪也。

北隣

其人乃棄官而歸者。推其意非謂滿之招損而辭實棄榮而就逸耳。然至藏身而方告勞為官日未嘗以勞為辭。蓋一日在位則一日業乎其官者。品可知已。步驟到蓬蒿絕無官態。真高人也。

南隣

秋水纒深作添者。誤野航乃鄉村過渡小船所

謂一葦杭之者。故恰受兩三人。作野航者。非其人留飯。至夕而送至柴門。此公之德隣也。

西郊

此詩以踈懶二字為骨。而得趣在無人覺來往。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

寄

謂迪此時對雪。固已相憶。况當送客。又逢梅花。則相憶寧容已乎。猶幸汝不折來。致傷歲暮。如何可去。蜀州同看。更亂我鄉愁也。且我江邊亦有梅一樹。垂垂而發。朝夕催人。自家頭白。而公

豈知之耶。裴詩必有惜公不同看梅之語。故和之如此。婉曲周至。用脩云梅花皆下垂。放無向上者。故云垂。可自由言情不能已。

覓桃榿松樹

此等皆戲筆手札。不足為詩。然亦有致。此公無日不思故鄉。而種榿栽松。若為久住之計。其襟情可想。然浣葦花一草堂。遂為千古宅。豈偶然哉。

○ 琴臺

日暮雲用江淹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語人間之世。付之酒肆。暮雲之思。寄之琴臺。見相

如之灑落不羈。劉云長卿懷抱俯仰見之是也。然在今日文君安在止有野花蔓草彷彿可象而已。爲求風意寒、不聞即未見好德如好色之意。

漫成二首

荒、泱、劉云兩句皆傷心而荒、猶釐鍾云每疊字皆用得不可解妙三四寫出鄉村荒陋景象逼肖。結語見平日詩中稱懶者皆絲俗物敗意故也。

次首起語與下文全不相應故云漫成中四句

俱寫懶態而三四更致結句謂他人不足知我所以懶之由鍾云古今真懶幾人 趙汙云公詩中屢言懶非真懶也平日抱經濟之具百不一試而廢棄于峨山旅寓之間與田夫野老共一日之樂豈本心哉况又有俗子溷之其懶宜矣唯東山隱者知之故云

○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

此亦竹枝變調而顛狂二字乃七首之綱覓酒伴而不值所以獨步尋花也

第一首花惱其二怕春皆反語而行步歌危亦

根顛狂來顛狂根惱與怕來所以惱與怕鍾謂
喜極無可奈何之辭恐未然公詩云放歌破愁
絕總不如其自取者為的也詩酒而曰驅使白
頭人而曰料理俱是奇語

其三紅花白花人所不屑道而添上多事便奇
其四變烟花為花滿煙化腐為新

其五春光懶困倚微風似不可解而予憔悴之
外別有領略妙甚桃花無主可愛者深紅耶淺
紅耶任人自擇而已

其六之妙在留連自在春光駘蕩又覺惱人

其七鍾云前二語即是惱花怕春意然嫩蕊商
量細。開却有餘興不至落莫。

○ 春夜喜雨

前補春水生

好雨知時節。謂當春乃萬物發生之時也。若解
作雨發生則陋矣。三四用意靈幻。昔人以此為
相業有味。其言之也。野徑雲俱黑。知雨不遽止。
蓋緣江船火明。徑臨江上。從火光中見雲之黑。
皆寫眼中實景。故妙。不然則江船句與喜雨無
涉。而黑雲安得在野徑耶。譚評江船句云。以此
為兩境尤妙。安見其妙也。鍾譚評詩往。作影。

響語以欺人東語重字鈔他人不能下

遣意

其有補誦通

意有不快則借目前之景物以遣之故漸喜交游絕非真語實劉云怨調者是也

次首簷影謂簷前之日影也野船將夕起爨故有火而未入夜故其光尚細與江船火獨明者不同而下面有雁起圓沙句此非夜中所見也

會徑云鷺惡露宿雁似當作鷺花蓋開雁已北矣後有建子月

令人音之有馴投者每至白雲降詩句與此同而作宿鷺此作宿雁彼此兩誤也

日宜飛揚而去不可復蓄財知康隣人有酒稚子能賒何足為異余謂徑當作夜

子月安得有鷺

春水

余在蜀見水車連緜竹筒於轉輪上以溉田園
至今猶然劉云添無數鳥謂一春生成也最是
樂意余謂爭浴相喧尤見樂意 沙尾語新

江亭

水流雲在一聯景與心融神與景會居然有道
之言蓋當閒適時道機自露非公說不得如此
通透更覺雲淡風輕無此深趣欣物自私劉
云更無私自好自私又好實一意也人自以為
我私則無私矣最是相業然結語不稱

徐步

整履亦不虛下。蓋閒懶卧時多也。三四徐步所見五六徐步所為。束語徐步時所感。不怨而怨。怨而不怨。

石鏡

蜀王取武都山土築為妃塚。即武擔山也。以石鏡表其門。衆妃無復歎。無所用其妬矣。千騎即武都取土者。今亦無所用之。猶虛還矣。獨有石鏡與月輪俱存。猶使人傷心也。吊古之詞。

少年行

有補

武德四年敕唐人服紬絕其色通用黃

閱其語意是訓誨少年之詞。笑瓦盆者少年也。不知其醉與金玉器同耳。少年華如逝波黃衫。年少能有幾時。可不及時勉勵哉。

○ 戲為六絕

大有意思人。必不輕薄前輩。蓋名下無虛士。必有獨到處。老杜文章冠千古。其推尊前輩如此。庾信文章不曰老始成。而曰更成。其意可思。但看翡翠於蘭若。未掣鯨魚於碧海。採春華而忘秋實。此文人通病。其輕薄前輩。以此。其五謂我不薄今人之愛古人。而辭句必與為

隣也。但學古人者在神不在貌。今優孟屈宋自謂可與方駕。恐不免作齊梁之後塵耳。

其六謂今之輕薄前賢者。其不及前賢更勿疑矣。蓋此輩優孟古人。不過遞相祖述。而誰能為之先也。不知優孟古人皆偽體也。必須區別裁正其偽體。而直與夔雅為親。始知前賢皆淵源於夔雅。轉益多師。而汝師在是矣。

寄杜位

位乃李林甫之壻。其遠謫。想為所累。此詩近聞想見。雖皆已是。况復還應。通篇用虛字。斡旋字。

字皆活曲江在京師思遊曲江意在同歸故鄉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

前補韓古也

劍外官人冷謂用情薄也所以欲下吳會

○ 聞斛斯六官未歸

補郡

焦弱侯云賣文為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
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因引楊雄穆脩為証余閱
詩意去索碑錢殊非雅事總是家貧索為酒資
耳故結句謂老則百事宜罷遣休得無賴作此
俗事也雖空手歸亦有醉眠蓋此人有錢即飲

酒醉即眠觀公詩云經句出飲只空床可見此
詩蓋規之即醉眠亦非佳事也

贈花卿有正誤前補徐卿

胡元瑞云花卿蓋歌妓之姓李羣玉贈歌妓詩
貌態極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

百憂集行

強將笑語供主人寫作客之苦刻骨身歷始知
四壁依舊空老妻顏色同癡兒索飯啼不親歷
寫不出寫得情真自然妙絕

石犀行

此詩之紀異者先王作法皆正道若出自後人必以道學詩槓之矣有補

江漲

此時必有羌戎稍夏或姦宄竊發因感江漲而起典故結有輕帆好去之語非詠江漲也

朝雨

前四句不但即景兼影時事故引黃綺巢由自發避世之意用鴛鴦歲燕集起下二句

晚晴

此與前首一日事一時作前四句寫初晴光景

甚妙添杯承尊酒來。潛夫承巢綺來。潛夫論三字拆用妙。書亂誰能快。謂懶書不收。有補

○ 病柏

此有托而發。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一木之微而崇重至此。非想所及。丹鳳鳴鶉四句。喻正人摧折則善類悲之。小人快之。又從而寢處之。形容痛切。結句尤可悲。從范滂臨終語子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來。

○ 病橘

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偏於無知之物。寫出

一段情性未妙。此物不禱。玉食無禱。而當此減膳時。猶幸於君無損。此天意也。而吾愁罪及有司。鍾云。又生一意。妙諱云。念頭非為有司也。恐有司又罪及百姓耳。又云。末入荔枝絕妙。正愁罪有司之意。鍾云。末語似又以摘病為幸。其感愈深矣。

○ 枯樓

因軍而剝樓。既悲樓之楮。因枯樓而念剝民。同之。因悲民之困。蓋朝廷取民。大類剝樓。取之有節則生。既剝且割則枯死矣。况割剝之後。又集

斧斤。棕有後凋之姿。而喪先蒲柳。悲哉。死者
生者。言樓而暗影小民。

枯柵

此為當時任相者發。棟梁之具。不過良工而
截水中之榆。以承靈臚。安能勝其任乎。

奉寄別馬巴州

前補所思進瓶草堂三首

時公將適楚。故寄別馬巴州。復以嚴武將至。不
果行。後有奉侍嚴大夫詩。參看自見。公流落劍
南。召補京兆功曹。不至。故有次句。扁舟將適楚。
繫纜已久。蜀稱南京。故云南國浮雲水上多言。

無厚交可依也。故獨把漁竿，終當遠去，難隨鳥
翼一過相別。然亦知君未愛春湖，同吾把釣興
在驪駒玉珂耳。驪駒詩送客不迎客，鳴珂遊帝
都者所佩。按服虔通俗文，勒飾曰珂。

奉待嚴大夫

嚴嘗三鎮蜀，今云又喜故人來。當是第二次，旌
節隔年迴。見待之久也。公言已欲辭巴下，京因
嚴公將至，故留以待。舊註謂欲下荆門以迎之
誤矣。

江詠五首

江詠不可曉公之詠物俱有爲而發非就物賦
物者蓋詩之比也初居江上簡日成詩故云江詠

丁香體雖柔弱氣却馨香終與蘭麝爲偶雖粉
身甘之此守死善道者

麗春乃春華之最而不與百草相競此闕然不
求人知者

梔子色堪染帛而其性過寒如人有所長亦有
所短則用其長不責其短無求備於一人也

鷓鴣入籠本非所願然可以養毛羽可以避鷹
隼故人於失意之時未必非得意之路在人善

用之耳。莫恨望。莫辭勞。委曲寬。懌真仁人之言。
花鴨之色。蓋黑白相間者。黑白分明。羣心所妬。
况可哢。自鳴乎。故君子以含光混世為貴。

三絕句

此亦滂興體。矢口而成大意。因交游既絕。思絕
人。逃世與魚鳥為侶而已。

種竹家前。番出者壯大。養之成竹。後番出者漸
小。則取食上番。乃前番者。客至從噴。不出迎。用
張鷹入竹。避王右軍事。

此段入其三三末

此因世情薄。意難與交游。而思為辟人計也。其

一將楸樹比反覆。小人傾蓋如故。而轉弱成仇。如楸樹花開馨香可挹。與吾釣機相倚。乃花葉斬新。忽已凋落。蚤吹雨打。隨之醉時不覺。猶之不動聲色。而携交醒則明知是絕交。而出惡聲矣。楸似松柏而有花無子。故以此交之鮮終者。其二將鸕鷀比忌刻。小人已為蹶齧。而姑害由夷。如鸕鷀機心之鳥。見忘機之人而疑之。不知君子襟懷坦蕩。任汝自來自去。而不以介意也。其三謂世俗大都此輩。誰堪為侶。今笋生滿林。先已杜門謝客。看猶養也。將上畜之笋看養成。

竹與此虛心直節者為友而客至不復出迎矣

畏人

萬里清江上羈旅之懷三年落日低遲暮之感
後四句逐句相根

可惜

有底乃俗語猶云有如此之急遽吾願矣故有
下句三四正發願春遲之意心難寬興難遣不
得已而借詩酒古來唯淵明得此意而今無其
人吾生也晚當興作神交耳

落日

草堂中捲簾獨酌忽見落日正炤簾鉤因用發
興遂有此作蓋草堂逼近溪邊舉目所見春事
方幽如芳菲者溪岸之圃樵爨者溪灘之舟雀
爭枝而鳴墜虫出院而飛遊無非幽事情與景
會樂以忘憂融：澹：不自知其樂之所自而
歸功于酒曰是誰造汝一酌而十憂俱散乎不
知亦非酒之功也公老逢亂離異鄉孤客不如
意事十嘗八九至於銜杯對景身世俱忘百憂
盡遣吾謂此老胸中無宿物者此也諱于此詩
評云杜五言律每首必有一二語絕妙者多或

五六句竟以結語味短使人氣悶似不滿于此
結似未足與論杜詩也

獨酌

首二句見幽閒自適之趣三四根步屨句未紀
深林所見此物情之適也五六根開樽句來獨
酌而自怡此閒居之適也末言本無軒冕意則
隱真矣此發第五句未盡之意有傲便不真不
傲而後真也蓋世有居山林而心嘗炎居軒冕
而心嘗冷本無軒冕意當如此看此真偽之辨

也
有補

○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

聊寄此詩

長史非將兵者因楊而借用之廣州遠隔庾嶺而以海為界故云梅花外海水邊總見其遠也故接云書遠及見其情厚書及銅梁却倒言之又貧人病又在他鄉又老公之近狀五字盡之傳之萬里者功曹也詩寄長史而云煩君此莖莖之誤

○ 得廣州張判官叔知書使還以詩代意

宇宙蜀城偏見寄書不便故承之以忽得炎州

信月峽在蜀而云遙從月峽傳蓋月峽去錦城尚遠而亦見其地之偏也雲深夜隔總見其遠驛騎幕判官所居而孝廉船則因張憑同姓而借用之止是悲其相隔耳所寄者詩而云却寄雙愁眼奇甚蓋寫詩淚點沾紙則淚眼與詩同去矣十字為句

送段功曹歸廣州

送行在春而數月之程不能以春到故云南海春天外歸廣州又出三峽經洞庭故三四言途中之景而丹砂白葛廣州方物因估客以寄固不

愁其遠也

贈別何邕

起語見何乃深交。却悲其隨燕雀而走。風塵云何由見一人。以此漢水有在楚者。有在蜀者。此又蜀中之漢言。何仕縣谷水。可通漢。猶去已不遠。已在沱江水。不通秦。尚無歸期。然總是異鄉客也。懸想五陵之花。今止滿眼。此故鄉之春止。堪傳語。不得目見。則風塵之悲。吾二人共之矣。

贈別鄭鍊赴襄陽

以戎馬交馳之際。有此柴門老病之身。時刻難

堪止是把君之詩以過日耳則念此之別能不
驚神乎把君詩念此別三字相屬過日或作過
目則無味矣五六承念別來自茲一別我在峨眉
君任峴首地濶天高何繇會面所以驚神者
此也倘耆舊內有如龐德公者覓以相報吾將
與之偕隱于襄陽則吾得所歸而君亦無嗟于
遠別矣

嚴中丞枉駕見過

張翰棄官。管寧遜世。故有不獨應兼之別。公既
以張管自比。則少微亦應自謂。若中丞枉駕。誰

不知之。以之自謂。始見中丞惠顧之寵。而文勢亦順。

嚴武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三四鍾云。蓋嘲之。且歎其不偶耳。余謂公詩有皂帽語。故吞以駁驥語。欲其出而仕也。鷄鷄冠大抵近侍之冠。必非佞倖傳者。後人誤讀此語。遂有不冠之說。而欲殺之誣。從此起矣。末句是欲公之往見使君。灘必非魚復縣者。或因使君字而借用之。鸚鵡句亦恐公恃才傲物。故戒之。非至相知語。不及此。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鍾云內藏一淳朴富足氣象便是美中丞不專指說尹終在口一句也余謂公詩田父要皆去此其一証妙在寫出村人口角朴野氣象如畫然此田父亦見公為中丞之客而兒子受役于中丞其殷勤亦半參以勢利然村野人勢利別有一般光景可笑公亦不深求也

野人送朱櫻

公一見朱櫻遂想到在省中拜賜之時故也自紅愁仍破許許同俱喚起憶昨二句而歸宿于

金盤玉筋無消息通篇血脉融為一片公之律
詩大都如此而逐句作解者往失之細寫謂
來札野人作書鄭重煩絮亦其嘗態然讀之而
愁仍舊破見勻圖訝其如許今昔相同也然後
插入往事賜沾筆出何等光寵而今何如哉公
受賜于肅宗之朝閱金盤語似在肅宗晏駕後
作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江上憶詞源亦推尊嚴公但句俗耳劉云頗自
負誤結語十字為句有謔意趙註亦誤

舟前小鷺兒

用脩云漢州酒名鷺黃三四狀小鷺兒如畫鷺
不噴船下一噴字才肖

官池春雁二首

此感官池之雁而借以發已欲歸未得之意月
令孟春之月候雁北矣青春欲盡必有誤且春
盡安得有霜恐是易盡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

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劉云長篇着兩語如
此豈不軒豁不知和晚眺止此兩語盡之乃詩

家着精神處。餘俱襯語矣。花羅瑞錦當是上之所賜。豈有貢此作軍須者。註誤。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我能拔爾是。述王郎語。即上句莫哀二字。亦王郎歌中語也。豫章三句連上。亦述王郎語。且脫劍佩句。是因公欲去而留之。極是好意。故公所以期望之者。亦極深切。諸侯即謂王郎而下文。數語詞短而情長。不容再着一語。此篇乃老杜歌行之奇絕者。遵岩不滿而詩歸不收。豈得稱具眼耶。

8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此篇起末八句如雷轟電閃風雨驟至長短錯雜似無條理而所着意在骨鯁絕代無足以寧君軀而觀語則形容其清冷蓋侍御入奏期於鯁直然必清心冷面人然後敢直言時吐蕃分道入寇上方煩熱宵旰不寧得此清直人從公簡較不徇情面然後可以制強寇而釋主上之憂也遵岩欲汰後二句則意不完矣此詩一韻到底而兩用疊韻妙協音節起伏頓挫江花未落語須有疊句

江上值水勢如海勢聊短述

此詩即潯興也水勢不易描寫故此詠水檻浮舟此避實擊虛之法

水檻遣心二首

前首止詠水檻所見次首始見遣心選者止收前首失作者之意矣蓋公有意用世今老病不堪則浮名無用止憑消、之酒以送此生而已曰淺把則酒亦不能如意可憐

屏跡二首

二首意亦相屬用拙故幽居幽居故與物情近

桑麻雨露燕雀生成此物情也與人情正相近也村鼓自急漁舟自輕理亂不聞人已白首止用杖藜從之足矣心跡雙清吾道所繇存也

生已成：又生生生成兩用故着半字妙

無營又根用拙來轉幽又根幽居來居已幽矣以無營而轉幽竹光野色二句申言地幽如此以補前章幽居所未盡見從其懶婦任其愁百年了於一醉頭亦可以不梳正言無營如此以發用拙之旨

長笋別門行椒背村蓋恐有竊取傷殘者川椒
遠御重之故居蜀者必種但行椒不識其法梅
易熟松未易高公雖流寓未始不為久住之計
也

其二作者必自有意不可解不敢安用俗為雅
其三自寫其超曠自得之趣千秋雪萬里船何
等氣槩

西嶺當是佛祖脩真處所云雪山也才與下高嶺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

使者徵求急注者未的余謂必嚴公遣使徵入
幕府公入嚴公之幕在鎮蜀第三次詩或此特

作或第二次嘗徵公而不赴也

即事

咲時花近眼巧于形容錦纏頭觀此詩則纏不
又作去聲

少年行

此首是真詠少年者然亦惡少

○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此詩三四在地圖內而五六推及圖以外包羅

宏濶俯仰無際矣此地圖之確也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云

星橋註云植七柏似誤松州在雪山之西與吐

蕃界今云雪嶺東何也余謂此佛祖脩道之所
故松州在其東即西嶺千秋雪亦當作此解對
東吳萬里船繞稱若西山白雪對南浦清江則
蜀山也

大雨

早逢甘雨不止言黍豆高而云沛澤施蓬蒿潤
物貸不毛末云四隣出耒耜何又吾家操知此
公襟袍覺越流俗

寄高適

宋玉賦招鬼者楚人也世事與誰論蓋欲與論

濟世之術 寶應元年代宗即位適自蜀召還
故云南星落故園適家在滄洲乃知故園公自
謂也公家京師今更新主太平有期公當歸故
鄉與相見也

○ 奉送嚴公還朝十韻

公與嚴公文契甚厚矣十韻不及私情而結以
臨危莫愛身道義之交如此即那老蜀會歸秦
非但身謀所期望者不中意在言外 不言朝
廷而云中原憶舊臣見人望所屬

奉濟驛送嚴公四韻

此詩纔叙情方虛谷云第一句極酸楚結句尤覺徬徨無依故武再帥蜀卒於任公遂去蜀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陳拾遺射洪人縣屬梓州君行射洪縣為我一
潛然為我用得奇

觀打魚歌

衆魚用常才字新赤鯉騰出龍潛蛟怒如何想
頭他人觀打魚賊不到此既飽驩娛亦蕭瑟鍾
云說得口腹人敗興抵得一篇戒殺文

又觀打魚

設網捉網萬魚急鍾云急字盡情令人有斷畧
之思操舟疾若蜚撐突波濤捉又入可以入
畫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戲譚云
每見老杜寫俚事妙處輒嘆白香山無才大
魚傷損皆垂頭倔强泥沙有時立鍾云前詩騰
出此詩傷損困損中屈伸不同各有一番精神
蛟龍改窟穴鱸鮑隨雲雷殺機所感令人神
悚然作詩本意全在干戈兵革上起盈城盈野
見者傷心而不知暴殄天物其痛一也故至誠
盡人之性即能盡物之性一昧同仁初無二理

補

洗兵馬。云獨任朔方無限功。又云郭相謀深古未久。當時以山東者。猶將也。而公獨注意於郭。見云謝高慮遠。使肅宗果能獨任朔方而不問於瀾。則太宗之業可復完矣。即此一法。繫唐厚必危。可以待人目之哉。

後出塞之五。故里但空村。蓋良家子自幼補衛士以官為家。云躍馬二十一年。則在官久。必且携妻子以行。令知祿山必反。恐陷於賊。以貽惡名。遂棄妻子而潛歸故里。則原無家產。以云但空村。既無妻。又無家。而猶以既惡名為。舉明於不義者。此躍馬用蔡澤。雖身食肉。該才見感。主息。

兼葭。五六。體本弱而春苗太早。寒氣猶深。生意不能遽遠。叢穉長而夜露已寒。氣早降。材力不能自振。比生平遭際之窮。最痛切。

後遣興。其三。結句引鹿皮翁。蓋此翁最多機巧。而今且忘機。而對秋草。比已。有才而莫用。所以誦之。勸汝衛門士。蓋自謂其遺興。以此余前。委未曾理會到此。今始快然。

逢唐興劉主簿。湖中驛騎疎。課長安。猶亂劍外不可留。湖中不可歸。故商量下吳會。

徐卿二子秋。孔子釋氏抱送止。述志夢如此。

昔遊補。晨溪碧虛駛。音試疾也。歸往行已昨。猶言轉暖陳述。二句終言光陰之迅速也。以起下文。五卷。

為農。四民之業。唯農在家。今為農于蜀。去國已賒。反其常矣。去國雖賒。

煙塵不到荷塘。麥能自。陳何粟。葛洪之在句漏。無洋。問丹砂。而免為農。終無慚耳。蓋農

辭也。洪之句。病。自避亂。云丹砂者。此詞也。公喜避亂。得所而引之。戲詞也。細麥。小麥也。

草堂即事。肅宗上元二年九月。詔去上元。神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建命之。

故詩云。荒村建子月。春秋變古。則書蓋史法也。

為農。此喜避地。得所而烟塵外三字。為一詩之骨。自鴉虜倡亂。遍地烟塵。

而錦里泥村。獨在煙塵之外。舉目所見。圓荷細麥。皆風塵外物也。故將

卜宅而終老于茲。為農以食力而已。四民之業。唯農在家。今且去國。似違常

而非我之願也。卜居得所，何減葛洪之令勾漏。但勾漏有丹砂而錦里不得，問之，以是目傷耳。蓋云，何漏亦因避亂丹砂，詢因也。烟塵不到，使同仙隱，而以不得丹砂為戲，詞也。善在言外，細麥小麦也。以對圓荷亦稱亦雅。

新婚別。真西山云：先王之政，新有婚者，善不後政。此詩所然，盡其常分而終不忘禮義，是以歸之。惟初亦得將，題云乃百兩，稱之，皆蓋嫁時所携物也。

夏日歎。夏至日出，寅入戌，宿東北之地也。中街亭午也。注言黃道所經非。

前出塞。已去，陸月遠至，褒德歌行無復漢地關山月。

七歌之四。西清詩話云：林猿古作竹林，常有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色，音善，唱詞。

其名曰此竹林鳥也。後人不知而改之。六歌東坡云：此為明皇作明皇以至德二年至。

自蜀居興慶宮，謂之南內。明年改元乾元時，持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陰候。

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帝還西內。七歌趙云：宋白又變新意，以終七歌之美。自一。

最至七歌，聲既窮而日晚暮矣。

枯樹。種榆水中，夾植之，榆賴濕潤而後生，故言水中夾。

廢吐○落句謂生意內含其春如昨但悲君玉盤乏供耳上句有不知驚之意

下句乃江湖魏潤之思前夢謂春至而生意復回猶隔一層六卷

野望○此詩結語見意獨有自以歸何晚見心未嘗忘朝廷而鳥鴉滿林歸亦無容足之地矣因和其詞中寓意不淺

前出塞之二○俯身試褰旗俯身頂走馬未因以自試其材力果能輕探
寒旗否此亦丈夫之志故後章遂有誓許國之語

漫興之六○謂性雖懶慢不由我不出村因呼兒自在家而即掩柴門免俗物
未擾豈在林中雖蒼苔滿而猶靜可以自適一出野外雖碧草春風而已
昏不堪着眼蓋初到而人情未洽故耳

其八○舍西有棠江上有麥生許似可不至且有香醪可飲又不容舍此而去矣
蓋郡筒酒出於此所云蜜甜者殆謂是耶

江漲○三四頂急流未見童相報遂起而下床已高數尺因出門倚杖而望水
沒中洲何其驟也五六漁鷗亦望中所見而動之搖之者水也動曰細搖曰乾

因燕鷗之滑翅而亦若水使之然也燕本無關於水而翻飛水上無情中看出
有情不可以形迹拘也漁人繫舟必翹首於灘上公詩有倚灘舟可証令水
漲紫及能頭故不拔而自下也俱眼前一時之景却有嘉意存

遺典也。能餘余謂當什夜令閃應刻果並顏府引之亦什夜為三快

少年行二首。度信詩山杯捧竹根注以根酒器令當什此解蓋在盆感酒竹

根的酒正堪什偶當其醉與金玉器同之卧猶云棄置課不女奴藏也。黃

衫年少來回數。讀上降謂東遊江數其未去者莫許尚問者幾許則宜

惜陰愛日而致傲在東遊之波也。

春水生。水高二尺當作二丈觀此二詩知前江漲之。水水勢如海固奇觀也

徐仰子歌。孔釋抱送正所感言夢文天生兒有如此二維者十字句

贈花鄉。胡元瑞指為教妓余謂此詩非一教妓所能當公原有花鄉歌令

正相同其為花敵言無疑其人侍功驕恣故詩全風刺玩之有味

所思。若憶引起下三句都是憶可憐懷抱向演義謂憐司馬未是還

是自憐亦恨若憶因憶之苦故繞道人便得懷寄訊終不得違故可憐
乃彼亦無使來莫問平安彼此隔絕越有故遷才有力九江注指在
潯陽未是漢義據蔡以書傳而言為洞庭湖是才與荊州合

進艇○猶云入船也觀起語知非真心之作所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者雅子即公之二子世亂而骨肉離散者多公雖漂泊而得携妻子與
同苦樂猶不幸中之幸故俱飛並蒂借微物以見意雖蕪飲蔗將心
甘之如飴而突嬰茅於玉缸矣不知者以為愛戀妻絮美翅千里

草堂即事○獨樹猶云孤立非樹木也中聯都寫蕭條景象而末言愁不
可禁非真欲賒酒也宿鷺此當作宿雁唯寒返時有

西華秦州雜詩之三○白題蒼苔未的什醉編引李元叔云在京師戎騎入城有

胡人風吹德望墮地後駢云落下白題乃知此胡人德望也

野望因過常少府○有作常少仙蜀士注云少仙廬是言縣尉謂之少府
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故稱少仙

秦州詩之十○牛羊嶺工村謂民本村居因避亂而驅牛羊於嶺上若村在嶺上其頂上向來下云秋草靜則聞其無人止有閉門而已

遺興之二○龐德公稱孔明臥龍者孔明每造之獨拜床德公初不令止則德公之抱負可知詩云豈無濟時策信矣非想像語

螢火○起唐惠厚因已下而字有言蓋聚螢方可照讀未足臨書傷孤主也然其

人寢非平仄忤俗故云時點客衣見易親慢則所障以讀書者螢有微光使收之慢內處之常年未必無一煜之能乃隔于慢外風浪飄之光愈小矣又復居兩

而需欲飛不得至依傍杯莽其光轉微矣此之向此者不見信而謔姑及之也至

于十月純陰用事清霜嚴重雖太陽之輝不能勝泛寒之氣而螢之飄零將安歸乎細寫若情一空淚此詩可與柳麋者看麋詩似作於放逐之時衣冠盜賊語猶似微有芥蒂此詩作於飄零之後心平和氣絕無充怨溫柔敦厚之意自在前後數作皆然余以此公為閩道非彼也

西昌令

秋笛○起來之句乃尾後餘意而用之作起奇突變幻而悲痛便增十倍此命格

之最奇者他日謂昔日行人白骨歸指相別之敗無疑此二句乃作詩本意
此倒挿法五六才詠秋笛笛所達必屬素知恐聞者恨之過故發聲尚
微乃秋雲不見其動而悲風已飛况清商方欲盡奏而奏則若於血沾衣
其誰能堪之乎此詩最難讀三復始得其解劉行首句云笛外笛頻覺會
心惜未明託

遣懷○此詩因時事傷懷而強為排遣故興起於宣城之菊雖霜露愁
慘而開花自如下文暗此意而借易物以茂之蓋興句比也折條長而體脆弱不
耐風吹如狂風挽斷最長條是也折枝既斷天風隨之而不搖比以身亡去職
曠官之罪不相及也菊乃軍中之樂墮淚者因兵戈之不息也樓陰樓影也水
清而樓直影比以身處隱約而守志不移也止宿日斜比君德不隳而讒邪
蔽之也客渡山昏二句恨霜露未正其苦懷而天風水清二句恨菊花未實
借以自遣者歸鳥以自以其行遁秦川詩所云鴛鴦一枝是也鴉見異則噪比
真臣也語意謂身已黜陟不相聞但悲兵戈之擾而不悲其身之窮也身已貧

賤不能移。所慮者袞職有闕而不慮其身之辱也。當此東世見幾者俱已
隱去。特亦安能獨留。亦有忠直之臣不思遠引。犯顏苦口而無益於事。亦可哀也。
已公以直諫被黜。既已自東而復東。後人也公滿腹苦懷。極力遣之。而終有不
可遣者。在忠愛結自衷。由景物取之。目前觸景傷心。情生景會。沉着痛切。
列之三百而無愧者。余潛思累日。始得其解。而時亦傷心不覺墮淚。

○晚晴○尾句謂自維隱而時爾其痛及世事。未可便作老夫之階也。按王符傳德
雖著書以談當世。得失皆曰潛夫論。其指評時短。討論物情。足以觀見當
時風政。此可深條論之。解矣。亦見云非果于忘世者。

○狂夫○霍林云風舍兩翼一翬上向風中有兩下向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
云綠光風動麥白碇日翻池風日相互。余謂杜本無心而楊則有意效之者。

○寄岳州賈司馬○賈筆論孤憤老學庵筆記云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故沈約
傳云玄暉善為詩。於昇工於筆。約兼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論文章之弊
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

任華故杜詩以賈華對嚴詩而杜牧亦云杜詩韓華愁來讀似倩麻姑
癢處抓亦讓南朝語余謂賈華向借用長沙痛哭淚淨語至嚴詩句則
借嚴助事按助傳云作賦頌十數篇賦頌皆詩之流也二字句皆有來歷如此
秦州雜詩之一○水經云魚龍以秋為衣用修引以解秋與魚龍穿粟之句兩取趙注
魚龍川之誤矣則此詩水落魚龍夜甚為秦州之魚龍川無疑而不知魚龍夜正用
水經注之魚龍鳥鼠國屬地名而借為景物之用不即不離妙不容言真化工筆也
若實作地名漸之有何意味

石犀行通○先王作法無非正道如象力畏防出於人謀者是也歛勝乃說道何得參
預故此三犀無闕經濟如此說言只合與長川俱逝而已若論經濟必須賢相方
能調和元氣自免波濤以滋潤際何難藉人謀以平水土而石犀秀范與能感余矣
壯士提天綱正謂賢相孫國柄也曰安得傷時無賢相也

五粒後題○通云按公贈李白詩苦掃大業資山林近如掃幽人詩往與惠詢輩中
年涼洲期首逐詩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信皆平生松桂之願也

天河○邵云公為小人所間自捨遺出為華州司戶故在天門以自喻

夢李白○通云得陽廬屬江南道楓林以得陽言開塞以秦州言公所居也公還尋

陽復坐事下獄故云石羅網君令回向以免來求求得二句以免返言承開塞

黑祝其好去也○次首出門二句想像其將別之狀以上皆以夢言冠蓋至末方是

覺後嘆白之詞

天末懷李白○通云文章遺身者及惜命違體難害人者反喜人過則斯世斯人可

知矣遂意其悠之懷唯求之古人可耳

寄賈司馬嚴使君○邵云畫角吹秦晉春秋時秦晉陸姻又為敵國始存一說

寄張十三山人○邵云文公賞從臣言肅宗賞不及有功也商山在河南與楚相連

渭水在法與秦相連言各念故鄉張志在河南而公志在陝西也亦備一說

蕪文澤○道云末四句言龍蟄不見何事當矣夫過此快意當而觀風雨之會以寓

際會之意亦應趨向顯晦語

劍門○邵云末句復偶然恐肅宗中原未平之日偶復有割據之禍是以聽風悵振

而為國家默慮也。余謂公避亂至蜀為身慮者亦未嘗不切。

湯與九首○通云其一近之而德饒內外事矣能無怨乎其二惜才也其三惜人之
之壯士類而無忘悼也其四及時行樂也此何以故恐憂傷以終老也其五望遠
而憂濟此其腸斷也所見狂薄此憂之不容已也其六獨樂也獨樂而付昏世
於度外非夸情也其七娛閒也雅雷作雅正見幽閒之趣其八惜時日也惜之
而思香醪所謂有托而逃者略與第四同其九與第三首略異亦惜才也易鐵
厓曰學社者先得其性情語言而後可得其性情語言必自湯與始此但以
詩言耳而社公湯與殆有深意其江畔尋花絕句與湯與意別

杜鵑行○通云此詩與也蓋論人事之無常耳大意只在末二句所以喻世人富貴
不足恃也舊謂以明白之居西內然着帶羽翼傷飛愚豈所以論君臣哉

戲題王宰畫○通云二句殆不可曉前輩謂公托意在亦主捧反拒江淮時李克
勣在并州所攻必下意欲待光弼鋒利之將平江淮以通吳淞意或然也○邵云
索靖見顧愷之畫欣然曰恨不帶并州快剪刀去剪此畫以江半幅練紙歸去據此

便可無疑但此等往後人偽撰耳

韋德雙松圖○通云白雅一句言畫之枯淡委黑入句言畫之濃潤處此也趙孟頫

古

遺意二首○通云孤村春水生冲淡自然不知与池塘春草孰勝世有大可愛者
衆人不憂唯君子獨愛之然世有而適意者衆人不知所適冷君子獨取之如一往
野衣落孤村春水生重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此景趣誰不見之而取之以適
者君子也此其夏世之志蓋隱天之誠者也

送韓十四省覲○通云言韓之父以兵亂不見其子則韓有親且不得奉人間萬
事皆不足道矣父母兄弟天倫之樂也非已無家去身好而君令何處訪其父
母耶於是計其訪之之途從黃牛峽白馬江以達江東而峽靜江寒道路徑亂
蕭條之象如此可不慎耶故又勉以處亂之道同歸故鄉也

閩州新之官未歸○邵云唐史拾遺斛斯子明充工碑銘四方以金帛求其文歲不
減十萬隨片隨廣家人至貧粟不給故韋未深以為戒也恐不可信

獨酌○通云九古之真隱抱濟世之才者也若我薄者不過幽偏自怡而已

秦州雜詩之二○范德橫云渭水無情而知向東焉臣子者有人性而不知尊王之義

此子美然時便有取于水也始有其說並觀抱守共未也

絕句四首○此四詩蓋作於卜居草堂之後擬客居此以終老而自叙情事如

此其一長筇別開門行樹背村蓋就俗客之宜也故梅熟移高止与二

知契同喫並論而已行樹謂遊行樹間松高對論謂与梅論于松陰下

也公詩無數春筇滿林生一首与看君多道氣二句可作此詩之注

其二魚鼎亦活生一事並無主之利爭者必多而豪有力者必據之故以怪龍

比勢豪而怪龍必有雲雨隨之勢豪必有惡少助之故竹不敢安亦僅

隨之耳若真有龍窟豈魚果之地耶故知其名比也

其三自適語草堂多竹樹境亦超曠故鳥鳴雲飛与物俱適此對

西山古雪相映對之不飲此与拉易看爽氣者同趣門泊吳船中公待年

出江海心風者其偏是也公蓋嘗思吳令安則可居亂則可去亦不忠何適如之

其苗公多病故當種藥二扶衰病公持也種藥多品有條有甲指亭草耳
園中所有青潤之草區指亭而入草亭藥之多也川產藥材特為道地
山清是藥苗種滿有塊道地之稱藥多用根本草園其形然多沙石其
形不全故法不取形統不如所種者佳也